



論語右訓外傳 十七之八

力

服部文庫
117
229
9



117
229
9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十七

日本 信陽 太宰純德夫著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皇侃曰。歸猶餉也。既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餉者。禮得敵已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交字非誤則衍韓愈曰。時當為待。古音亦作峙。南

陽貨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論語世說久傳 卷第廿一
人音作遲。其實待為得。純謂韓說未知是否。唯王
充論衡亦作時。知實 懷其寶而迷其邦。朱熹曰。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好從事
而亟失時。朱熹曰。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日月
逝矣。荻先生曰。此二言者。貨為詩辭以譏諷孔子
也。與上二問。造語綺麗。皆君子之言也。當時叛逆
之賊。亦能為文辭如是。雖後之辭人韻士。不能過
之。此周之所以郁郁乎文也。

子曰性相近也章

人性萬殊。約有三品。三品者。上中下也。人性萬殊

者。以好惡言。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
於味。各有好惡。至若身體有便不便。作事有能不
能。亦皆係性。性人人殊。故云萬殊。子產曰。人心之
不同。如其面焉。此名言也。心之不同。即性之不同
也。所以為萬殊也。其品有上中下者。善為上。惡為
下。可以善可以惡為中。上者不待教。下者不可教。
中者不可不教。舉天下之人。上者至寡。下者亦甚
寡。除二者外。皆中者也。聖人之教。蓋為中者設也。
所謂性相近者。語中品之性也。相近者。言中品之
性。其初不甚相遠也。荀卿所謂於越夷貊之子。生

而同聲者。乃其一證也。習相遠也。中品之性。因其所習。以成其德。然後吉凶美惡。判焉。莫別。故云相遠也。朱注引程子。以為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此說非也。宋儒悅孟軻性善之論。因謂性即理。然性善之說。有所不通。於是分性為二。遂立本然氣質之目。以惑後學。雖曰本孟子。其實釋氏之道也。豈不叛孔氏哉。夫人必有氣質。然後有性。豈氣質之外。更有所謂本然之性者哉。甚矣宋儒之昧於道也。所謂性有三品者。荀悅始言之。至韓愈詳矣。並見於後。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注疏本以此章連上章。通為一章。朱熹分為二章。今詳本文。未見其必一時之言。蓋記者以類相附耳。朱注是也。人性三品。唯中庸之性為多。上章所謂性相近者是也。此章言三品之中。唯上智與下愚。其性一定不移也。不移者。自不移也。說者或以為不肯移。或以為不可移。皆非也。程頤以為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說非也。才。性之能也。才豈外乎性哉。若性善而才愚。是高才也。已。豈夫子所謂下愚哉。宋儒不信孔子而信

曲則全 蓋言本ヲククニ
例則則全若不倒則例
老怨代此見欲望的全
哉以下又似之

論語注疏卷第十一
三
孟軻不知軻之叛孔氏乃依軻之言以解論語欲
無差豈可得乎。荀悅申鑒曰孟子稱性善荀卿
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
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
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
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
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
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為然或曰善
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
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

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
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
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
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韓愈原性曰性
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
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
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
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

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無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

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事見晉語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事見昭二十八年左傳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事見宣四年左傳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事見大雅生民詩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事見晉語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

論語精義 卷第十七
五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純按孔子言性。見論語者。唯此兩章。若夫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特言聖人作易之功耳。由此觀之。雖謂孔子未嘗言性可矣。子貢以為不可得而聞。豈不信哉。自孟軻始言性。而後之儒者。皆務言性。愈言愈差。古人所謂北轅適

越者也。豈不謬哉。唯漢荀悅。唐韓愈。庶乎知性。二子之論性。雖未能無誤。然其要不失孔子之旨。孟軻荀卿之所不及也。宋歐陽修。以為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此亦知言也。程氏之徒。非之。不知聖人之道者也。程氏之學。釋氏之學也。善讀論語者。識之。

子之武城章

夫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也。朱熹曰。蓋喜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荻先生以為孔說是古訓。乃自孔子以來相傳

之說也。古者謂禮樂為道。先王之道。禮樂而已矣。禮樂之外。更無道也。後儒言道而外乎禮樂者。釋老之屬也。宋儒率坐是。所以為孔氏之陳相也。二三子呼門弟子從行者而告之也。前言戲之耳。前言實夫子之微言。而子游乃誦他日所聞夫子之言以答是也。而夫子之微意有難明者。故云前言戲之耳。朱熹云。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此說非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邢昺曰。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馮椅曰。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畔。大純按左傳釋文。狃女九反。吾其為東周乎。孔安國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純按注疏本。此注上無題名。筆解有孔曰二字。乃知此與上注同是孔注。故今從之。夫子此言。亦微言也。夫子之果為東周也。其狀將何如哉。若使魯君為齊桓。則夫子為管仲。然觀其嘗以管仲為器小。夫子之所為。必有異於管

仲。然則夫子之微意。蓋可知已。程顥云。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二程全書此說非也。顥以其為豈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荻先生曰。為。猶行也。言能行五者於天下。則是為為仁矣。句法與克己復禮為仁同。且此句未有矣字。語意更明。恭則不侮。言己與人恭。則人不敢侮也。寬則得眾。書云。御眾以寬。居上而寬。得眾之道也。信則人任焉。信不疑也。人任焉。謂人見任於己也。朱熹云。任。倚

仗也。以為己有信。則人倚仗之。非也。熹視焉字如之字。是以解任字。賓主錯誤。敏則有力。人之作事。欲及時也。欲投機也。此二者。唯敏者為能。所以有功也。若夫猶豫不果。狐疑不決。未有能成功者也。古語曰。需。事之賊也。惠則足以使人。小人懷惠。財散則民聚。按此章子張但問仁。而夫子答之。必以天下為言者。以子張志大。規模宏遠。非他人比也。朱熹乃以匹夫心中之仁為說。野哉。夫仁以安民為功。苟欲安天下之民。非此五者不可。故告之以此。朱熹乃以為五者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非也。宋儒每不滿子張，豈有怨哉。由己見道小故也。若令子張不足於五者，何以為子張乎。

佛肸召章

吾豈匏瓜也哉。孔安國曰：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純按注疏本，此注上無題名。筆解有孔曰二字，今從之。匏瓜，古注朱注皆以為真匏瓜，非也。皇疏一通以為星名，是也。星經云：瓠五星，在離珠北。天子果園，史記天官書作匏瓜。索隱曰：荊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評林

增李廷機曰：余聞之先正，謂論語吾豈匏瓜也哉。

正與此匏瓜同義。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小雅大東詩辭同義。姑誌之以俟知者。張鼎

思瑯邪代醉編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正指星而言。此

二說皆與皇疏合。豈二家亦據皇疏言耶。荻先生以為繫，即中庸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謂繫于天也。

至謝肇淞五雜俎有匏苦瓠甘，瓠可食，匏不可食之說，是乃後世本草家之言耳。孔子之時，豈有之

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一言也好知不好學二言也其下做

此六蔽謂愚蕩賊絞亂狂也居吾語女朱熹曰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

而告之純按朱注所引禮曲禮也好仁不好學

泰伯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正與此章同旨此章六

不好學皆謂無禮也朱熹乃以明理之學為說非

也學以明理者空論耳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

無所適守也朱熹曰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純

謂蕩字之解朱注為勝其蔽也絞絞字解在泰

伯篇好勇不好學勇不怯懦也好剛不好學

剛不屈撓也朱注以為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

非也凡體用之說古時所無况勇之與剛本自二

德兩不相關何可合而一之乎左氏傳曰使勇而

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杜注勇則能往無剛不耻

退隱九如烹之所云則不當有勇而無剛者且夫

子述六言而勇剛各居其一嘗觀世之勇者剛者

其行亦不同則二者非體用本末之謂也審矣

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朱熹曰：狂，躁率也。純，謂孔說是也。狂，如狂犬之狂。朱注非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學，謂詠歌諷誦之也。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朱熹曰：感發志意，純謂興，比興之興也。陸德明音許應反，是也。朱熹讀平聲，則為興起之興，非也。人心不能無興，而詩能發興，故詩序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天地鬼神尚為詩感動，況於人乎。故云詩可以興。可以觀，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朱熹曰：考見得失，純謂二說皆非也。

觀，觀察人情也。詩出於人情者，也。天下人情三百篇盡之。學詩然後能達人情，故云可以觀。可以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朱熹曰：和而不流，純謂二說皆非也。經解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夫溫柔敦厚者，必無忤於物，所以羣也。切磋以喻學，和而不流者，君子之行也，皆非本文之意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朱熹曰：怨而不怒，純謂二說皆非也。人不能無怨，而常人之怨，易生釁隙，唯詩人之怨則不然，由中情不惡故也。大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之謂也。故云。

可以怨。然所謂怨者。子而怨父母。臣而怨君。妻而怨夫。民而怨其上。及朋友相怨。皆是也。孔注特言怨刺上政。何也。怨而不怒者。常人或能之。唯其怨不能如詩人之渾厚。故怨人以詩者。君子之徒也。本文但云可以怨。朱注必曰怨而不怒。何也。熹凡不視可以二字故也。要之不知詩耳。邇之事父。朱熹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純謂詩者。吟咏情性。達於事變者也。吟咏以下二句出大序是故君子學詩。然後可以處人倫。事父事君。舉內外重者而言耳。若人倫之道。則先王禮義之教。布在方

策。何啻詩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純按緒餘二字。見莊子讓王篇。君子雖不務博物。然不辨菽麥。亦可耻也。學詩則多識在其中矣。此亦一益也。

子謂伯魚曰章

注疏本以此連上章。通為一章。朱熹分為二章。是也。蓋異日之言。而記者以類附之耳。今從朱氏。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猶學也。治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亦此為字也。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

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韓愈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旦奭分陝。故別為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朱熹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純謂諸說皆非也。學詩者為君子。不學詩者為野人。然詩三百。固不易學。故但學二南。亦可以為君子也。不學二南。則不學詩矣。芒芒然野人哉。若然者。其所聞見。止耳目所接。咫尺之內已。不見其他。譬若向牆而立。此孔子所以戒伯魚之意也。夫詠淑女者。關雎。何

關二南。馬說非也。若以成王之詩。則二南不如雅頌。韓說非也。若以修身齊家之道。則學詩不如學禮。朱說非也。倪士毅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大赤星國香曰。二南者。詩之首篇。故言二南。則三百篇盡從之矣。

子曰禮云禮云章

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馬鄭取以解此章。是也。韓愈以為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辭也。非也。朱注以敬與和言。亦非也。敬者。在心之禮也。和者。在心之樂也。孔子初不言在心之

禮樂。宋儒好言之。亦心法之說也。禮云禮云。猶言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二句見呂覽任數篇玉帛云乎哉。言不云玉帛也。輔廣曰。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大此說非也。蓋自朱熹以云為謂。後儒皆依之。大失文義。今詳本文以為世人恒言。但云禮未嘗云玉帛。但云樂。未嘗云鐘鼓。是知禮不在玉帛。樂不在鐘鼓也。夫子此言。意在言外。玩味可見矣。朱注圈外。程頤以序與和說禮樂。所說乃義理之禮樂。非孔子所云禮樂也。至言盜賊亦有禮樂。則邪說莫大焉。甚矣理學之為害也。此與釋氏所謂

狗子有佛性者。何以異哉。果如程頤之言。則桀紂仁乎。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大略篇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窬踰同音。陸本作踰。韻會容朱切。孔注。窬。窬牆也。一本窬作踰。孟子。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朱注本作踰。要之二字通用。荻先生

言言言外傳 卷第十 十四
以為此專以顏色言。故不曰心而曰內。非以色與心對說也。此說是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皇疏。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釋文。鄉如字。又許亮反。韓愈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盜。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為鄉原。足以明矣。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

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純按。孟子萬章問曰。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

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鄉原之解。孟子詳矣。鄉。鄉黨之鄉。孟子之文明矣。陸氏讀如字是也。朱注以為鄙俗之意。則今俗語所謂鄉下也。古注一說向也。陸音許亮反。非也。趙岐孟子注訓原人為善人。朱熹據荀子讀作愿。荻先生以為朱注是也。古注以為原始之原。非也。皇疏筆解皆新奇。不可從也。筆解迤邐原柔未詳。疑亦有誤。要之此章之義。朱注得之。所引荀子文。見王論篇。曰。上端誠。

則下愿慤矣。今荀子本見作愿。又按古注一曰。筆解作周伯曰。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邢昺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朱熹曰。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純謂諸說皆非也。道聽者。於道塗聽人說也。塗說者。於道塗為人說也。凡為人說聽人說。各有其禮。所以重道藝也。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六韜守國篇古之君子為人說。聽人說。其不苟如此焉。

有道聽塗說者哉。道云塗云者。謂聽者說者皆無禮也。舊說以為聞之於道路。而說之於道路。是以聞字換聽字。焉得不與本文刺謬哉。古人亦有謬解文義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純按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

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在厄篇

由是觀之。本文患得之。安知其不闕不字。何晏以

為楚俗言。孔子豈楚語耶。恐未必然。王符潛夫論

作患不得之。愛日篇亦一證也。苟患失之。朱熹曰。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純謂此說是也。吮癰見漢書鄧通傳。舐痔見莊子

列御寇篇。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今也或是之亡也。馮椅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大荻先生曰。或猶有也。或是之

亡者無有是也。純按詩云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
之言有也。小雅天保篇祭義云庶或饗之鄭注或猶有
也。荻先生之說雖新奇而有據且於文法為順今
當從之。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也。朱
熹曰肆謂不拘小節。純謂朱注是也。今之狂也
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朱熹曰蕩則踰大閑矣。
純謂朱注是也。古之矜也廉。矜字古注無解。朱
注云矜者持守太嚴。荻先生云狂狷之狷或作猥
或作矜。古字通用。純謂疾出於性者也。矜莊之矜
固非疾也。矜夸之矜一時之過亦不比狂愚之出

於性。荻先生讀為狷是也。然予檢韻書矜與鰥通
不與狷通。古書中或讀為狷者蓋以聲相近。書字
誤耳。非通用也。庶。庶隅之庶。儒行云砥厲廉隅。廉
謂物之有稜。古訓也。馬注是也。謂不貪曰庶者。後
世之言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也。皇侃曰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邢疏無
解。荻先生曰惡理未詳。或疑漢時俗語。否則有脫
誤。皇疏尤不可曉。
子曰巧言令色章
亦夫子之常言也。已見學而篇。

論語精義 卷之十一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此言君子惡似而非者也。三句平說。或以為上二句起下一句者。非也。其義則孟子詳矣。已見鄉原章。

子曰予欲無言章

聖人自有不言之教。禮樂之謂也。其有時而言者。皆發於不得已耳。章旨明矣。宋儒於是興言說心法。乃釋氏之見也。王守仁詩曰。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元不在陳編。此正禪者偈頌之屬。非惟其所見差謬。且其

造語卑陋。何得謂之詩哉。可厭可惡。

孺悲欲見孔子章

朱注云。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按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使之聞之。何晏以為使將命者聞之。是也。說者或以上之字指孺悲。果如其說。則本文當云使孺悲聞之。上云將命者出戶。而下承以此句。則法不得以之字指孺悲。程顥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按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告子下篇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鑽燧改火。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注。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邢昺曰。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太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純按今逸周書有月令解第五十三之目。而亡其辭。周禮注。鄭司農引鄒子四時取火之文。與馬注引月令文同。食夫稻。衣夫錦。食稻。禮食也。衣錦。禮服也。二夫字指行禮者。孔子詰宰我言女不行

三年之喪。而食夫行禮者所食稻。衣夫行禮者所衣錦。以行其禮。豈於女心安乎。因宰我憂禮壞樂崩。以行禮者事為問也。非謂居喪而食稻衣錦也。下文卒併樂言之。其意可見矣。此義予因長章之問而得之。朱熹云。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此說非也。曰。女安則為之。之字指禮樂。下文不為者。不為禮樂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人子無不受其父母懷抱。三年之愛而已於其父母。無有懷

抱三年之愛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以報之。親沒而喪之三年者。特以報其懷抱之恩耳。非謂足以報罔極之恩也。予也。豈嘗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其欲短喪乃爾。說者或以本文有字當受字。以三年之愛為懷抱之愛。非也。詳全文可見矣。
皇疏。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純謂此說亦有理。蓋古之君子疑思問。宰我以為君子行三年之喪而廢禮樂不可。故有此問。亦無隱之義也。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博奕者乎。方言曰。秦晉之間謂之博。又曰。圍碁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皇侃曰。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為之猶賢乎已。已者。但已也。即上文無所用心之謂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自負其勇。故有此問。君子義以為上。義者。先王之義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荻先生曰。下流謂數澤也。純

謂此說是也。詳見子張篇。曰賜也亦有惡乎。邢
昺曰。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純按朱注以此
一節。夫子問而子貢對是也。如邢說。則本文不當
下乎字。惡徼以為知者。孔注以為徼。抄也。朱注
以為伺察。二說皆通。抄猶掠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養之之方。以其末如之
何也。朱熹云。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
則無二者之患矣。夫莊慈者。君子待下之常道。孔
子豈獨不知之。而待熹之教哉。果如熹之云。則孔

子何發是言乎。俚語所謂授釋迦心經者。熹之謂
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純謂
終。終身也。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十七 終

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邢昺曰：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殷有三仁焉。孔安國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

疏本。此上無題名。筆解有孔注曰三字。今從之。三仁之說。孔注得之。蓋紂行暴虐。殘害百姓。三人更諫。向使紂從諫改行。民則安寧。社稷無虞。紂不從諫。則天命且有所歸。秦誓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是也。然賢人。國家之榦也。故三人在。則殷之社稷。猶有以救旦夕之急。三人亡。則民之叛殷。猶避水火也。秦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周既受命。禹將遷焉。三人知之。於是竭力強諫。以為諫入。則尚可以救禍亂。不幸不入。則可以去若死矣。三人者若去若死。則殷之亡速矣。殷亡而有德者起。則民安矣。

乃更進諫。紂不聽。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比干見殺。殷遂亡。而天下歸周。百姓乃安。夫仁在安民。三人之行不同。而同乎安民。此其所以為仁者一也。故曰殷有三仁焉。楊時以為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朱熹以為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夫以得其本心為仁。以全其心之德為仁。則浮屠能之。以不啻乎愛之理為仁。則人之父母。略知道理者能之。至誠惻怛之意。小人女子亦有之。宋儒說仁。如此其小哉。孔子所謂仁者。謂德足以

安民也。其稱人之仁。必以事功言。若三仁。則一舉而安天下之民。此其為仁。豈不大哉。若區區如宋儒所云。則夫子亦何特稱之乎。甚矣宋儒之昧於道也。越絕曰。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

柳下惠為士師章

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邢昺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孔子行。史記云。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

史記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

先拜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韓愈曰：孔子行，是去魯之衛也。

楚狂接輿章

邢昺曰：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純按陸通見高士傳，乃皇甫謐所撰無稽之言耳。瑯邪代醉編云：陸通非也。接，姓輿，名也。漢有接昕，接固，姓耳。已而已而，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朱熹曰：已，止也。純按孔注以已為已甚之已，釋文云：魯讀作其斯已矣。由此觀之，已當訓止。朱注是也。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言言下言夕作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
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
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人間世篇純按此即論語所載之歌而
其辭甚繁豈傳聞之異耶抑將周因附益之也要
之似非接輿之本辭也。孔子下包注下下車也。
釋文鄭云下堂出門也。純謂包說是也。朱熹以為
欲告之以出處之意非也。孔子知接輿之賢故欲
與之言耳豈為其譏已而欲自理乎。趨而辟之。

朱熹云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此說亦
非也。接輿佯狂者也。故懼人之覺其佯而然耳。蓋
隱者之行也。

長沮桀溺章

據史記此孔子去葉反于蔡時事也。耦而耕邢
昺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
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
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耒耜。鄭注云耜者耒之金。
夫執輿者為誰乎。為孔丘。兩為字義同。為字有
義。有作為之為。有是為之為。本文兩為字。並是

為之為也。下文子為誰。為仲由。兩為字皆同。滔
 滔者。孔安國曰。周流之貌。朱熹曰。流而不反之意。
 純謂朱注勝。堯典云。象恭滔天。孔傳。滔。漫也。然則
 滔滔。漫漫也。荻先生曰。滔滔者。指人君。下文斯人
 亦指人君。而誰以易之。朱注換以字以與字。得
 之。下文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其證也。易如
 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之易。孟子滕文公上篇且而邢
 疏以為皆語辭。朱熹云。而。汝也。朱注是矣。耨而
 不輟。韻會曰。說文。耨。摩田器也。本作耨。从木耨聲。
 引論語耨而不輟。今作耨。徐曰。布種後。以耨器摩

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天下有道。孔安國
 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
 故也。純按注疏本。此注上無題名。皇本有孔安國
 曰四字。今從之。此易字即上文易字。當如朱注。孔
 說不通。

子路從而後章

邢昺曰。篠。竹器。說文作筱。芸田器也。蔡清曰。篠。竹
 器。蓋籃也。五穀不分。包咸曰。不分植五穀。朱熹
 曰。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
 從師遠遊也。純謂朱注勝。左氏傳曰。周子有兄而

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注。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成十八年。周子晉悼公也。

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邢

昺曰。倚立也。朱熹曰。植立之也。純謂朱注勝。子

路拱而立。按何晏見下文明日。夫子使子路反見

而語之。故知是時子路未知所以答也。朱熹以為

知其隱者敬之。蓋子路所以敬之者。為其丈人也。

非徒以其隱者也。朱注自當包此義耳。要之何朱

仁說皆通。至則行矣。朱熹曰。丈人意子路必將

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純謂此

說未必然也。蓋及子路反至其家。丈人適出行不

在耳。非有意避之也。其與接輿自異。孔注是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朱熹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

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

知是否。純謂不仕無義。言人仕斯有君臣之義。不

仕則無義矣。大倫。朱熹曰。倫序也。人之大倫有

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已知之矣。包咸曰。孔子道不見用。自

已知之也。釋文。己音紀。一音以。純謂本文己字。當

讀為既己之己。陸氏音以是也。包咸讀為人己之

己非也。陸氏音紀從包讀耳。

逸民章

何晏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包咸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朱熹曰。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純謂逸字。超逸遺逸皆通。若言逸詩。乃遺逸之逸。亦散逸之義也。逸民以下十七字。蓋夫子嘗所稱。而今記者因下文夫子之言。先標舉其人焉耳。朱張釋文曰。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陟留反。純按荀子稱仲尼子弓。見非十二子篇。不降其

志。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萬章下篇謂柳下惠少連。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同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

子曰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禮記雜記上篇其斯而已矣。蔡清曰。其斯而已矣。指中

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

善也。謂虞仲夷逸。朱熹曰。仲雍居吳。斷髮文身。

裸以為飾。純按斷髮二句。哀七年左傳文。隱居

放言。包咸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朱熹曰。隱居

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純謂放

言。包注近之。朱熹以放為放肆。且分隱居與放言。

而以身中清屬隱居。以廢中權屬放言。非也。肆言

非隱居者之宜也。下二句別各一意。不必屬上一

句。邢昺曰。權反常合道也。皇疏或問曰。前七人

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

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

明趣舍與己合同也。王應麟曰。朱張行與孔子同。

故不復論。困學紀聞蔡清曰。孔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

不知如何。我則異於是。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上

篇純謂無可無不可。猶言無適無莫也。馬注以為

唯義所在是也。義謂先王之制也。

論語古川小傳 卷第十八 大節擊適齊章

大師摯。即泰伯篇所云始關雎之亂者。亞飯干
 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干名也。邢昺
 曰。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朱熹
 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純按周禮春官大司
 樂職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鄭注。大食朔月
 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猶勸也。此諸家所本也。荻
 先生獨以為侑尸食是矣。周禮有三侑之文。此章
 有亞飯三飯四飯。而無初飯。自朱熹以下群儒。皆
 不得其說。爭辯紛紛。荻先生以為初飯不須侑。亞
 飯以下為三侑。故有四飯。此說極是。可以釋千古

之疑矣。愉快哉。適者。去此適彼。所謂避地者也。

鼓方叔入于河。入者入而不出。所謂避世者也。

擊磬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見家語辯樂史記子

世朱熹曰。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

夫子之言也。張載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

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

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

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章

胡寅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釋文曰。弛。舊音純。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

以支反。一音勅。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

韓愈曰。施當為弛。金履祥曰。施。開元本作弛。即孟

蜀石經也。大純謂施當從陸氏讀為弛。音詩紙反。

朱注云。弛。遺棄也。是矣。孔注未必然也。皇疏。孫

綽曰。不施。猶不偏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

無偏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勲並隆。仁恩與至公。

俱著。韓愈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

公。不親信賢人爾。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

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為易。非也。

周有八士章

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皇侃曰。案師說曰。非謂

一人四乳。乳猶俱生也。有六母四過生。生輒雙二

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

似是雙生者也。邢昺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

融以為宣王時。純按八士。其一人見尚書君奭篇。

亦在亂臣十人之中。其二見逸周書克殷解。楊

慎林希元皆引以證此章。極是。林說見四書揚明。故今取之。文王詢於八虞。晉胥臣之言。見晉語。賈逵唐固皆以為八虞。周八士。未知是否。孔晁周書注云。三巫地名。然則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八士之名協韻。可謂奇矣。季駟釋文。駟古花反。朱注烏瓜反。吳程云。古花反音瓜。是也。見通義

論語古訓外傳卷第十八終

